



某一天,两个学生站在孔子身边,一个是孔子最看重的颜回,一个是孔子最依仗的子路。他俩静立着,随时听候老师的差遣,聆听老师的教导,内心是虔诚的,神态是自然的。

孔子发话了,说:“你们俩何不说说各自的志向。”

这样的场面在《论语》里比比皆是。孔子实行的是启发式教育,也是问答式(讨论式)教育,《论语》里几乎没有一次是正正规规的课堂教学,因为孔子的学生大多是有过一定社会经验的,也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。在教育内容上,有文化知识,更多的是实践教育、品德教育(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),简言之,是做人的教育。

子路一听老师让自己说说志向,立即开口道:“我愿意将我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使用,用坏了也不遗憾。”

这是什么志向呢,这只是日常交友之道。但这符合子路的性格,子路率真随性,侠肝义胆,与朋友共用车马衣服而毫无怨言,是完全可能的。

颜回接着说:“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,也不表白自己的功劳。”

颜回谦逊退忍,自律甚严,说出这番话也是正常的,而且,比较于子路,颜回的志向上升到了道德层面,注意到了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关系。

两位学生陈述了各自的志向,孔子并没有表示可否。

冷不防,子路冒出一句话,“老师,我希望听听您的志向。”

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,长期跟随孔子,他们亦师亦友,无话不说。子路提出这个想法,是情理之中的,料孔子也不会感到冒犯。

果然,孔子直接回答:“(我的志向)是使老者得到安逸,使朋友间相

未竟的宏愿

□ 姚正安

互信任,使年幼者得到关怀。”

孔子表达自己要处理好与老者、朋友以及少者的关系,蕴含的是仁的思想。他的这种志向把两位学生甩出了几条街,至于两位学生当时什么反应,《论语》中未有记述。

这段问答,记录在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。

颜渊季路侍。子曰:“盍(何不)各言其尔志?”

子路曰: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,敝之而无憾。”

颜渊曰:“愿无伐善,无施劳。”

子路曰:“愿闻子之志。”

子曰: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

孔子的志向只有十二个字,看似非常简单,但实际是孔子面对社会现状心怀忧伤而发出的宏愿,也是儒家追求的崇高境界。仁者爱人,爱的是所有人,不是一类人,更不是某一两个人。

在那个诸侯割据、战争频发的时代背景下,注定孔子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及至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,中国进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,人民如同被困在一口反扣着的大铁锅下面,在黑暗中煎熬,每个朝代不乏仁人志士企图砸破铁锅,冲出黑暗,挽人民于水火之中,但无不以失败告终。

孔子的愿望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了。

刀哥的美食

□ 毛群英

盈尺的食盘中,成为一幅幅凝固的画,让食客不忍下箸。

运河脚下、高邮湖畔,是刀哥的家乡。依河傍湖,自然水产品丰饶。刀哥有专门的水产品经纪人,刚出水的鱼虾蟹第一时间被送进饭店的增氧池,保证了食材的新鲜。在倡导健康饮食的当下,以湖鲜、河鲜为主打的菜肴,不但迎合了大众化的消费需求,也是体面的待客之道。在刀哥的匠心烹制下,红烧青鱼、清蒸白鱼、春咸菜黑鱼、鲫鱼豆腐汤、糖醋鳊鱼、丁鱼臭干、盐水大虾、醉虾、银鱼炖蛋、清蒸大闸蟹、蒜泥小龙虾、高邮麻鸭汤、油焖甲鱼、软兜长鱼、清蒸鳗鱼等一道道美食依次上桌,香气氤氲,直接撩人眼球、吊人胃口。

外婆家

□ 史日贵

爱听《三国》,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,但三国里的故事了如指掌,讲起三国人物也头头是道,令我佩服不已。

一到外婆家,第一件事就是和外婆家饲养的动物们一一打个招呼。看家护院的小黄狗见到我便异常地兴奋,把我前前后后舔了个遍。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,再加上在此安家的喜雀、麻雀等各种鸟儿,宛如一个小型的动物园。

外公有一头牛,用来耕田犁地。它看起来一副威猛的样子,四只蹄子像包了铁皮一样坚固,全身黑缎似的毛溜光滑,走起路来,浑身上下的肌肉就抖动起来。牛是忠实而善良的动物,虽然发起脾气牛哄哄的,但摸熟了它的脾性就很容易驾驭了,开荒整地,改土造田,这些小活不在话下。记得有一回舅舅带着我一起放

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,人民当家作主,呼吸新鲜空气,过上自由生活。几十年过去,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,正向强起来迈进。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住房、教育、交通、看病等等基本得到解决。

今天,我们重温孔子的愿望,是不是说孔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依我看,还没有完全实现。社会快速发展,也产生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。我甚至觉得,孔子的愿望就是说给今天的我们的,他所说的“老者、朋友、少者”,在今天还真出了问题。

去年,我老家的一个村子上,一位年过八旬的男性老人,自个儿住在靠近河边的小屋里,儿女在外打工,某一天的夜里,掉在河里淹死了,直到第二天才被村人发现。像这样的空巢老人,在农村,还有很多,他们的生活还做不到“安”,亦即安逸、安乐。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,可是,城乡的养老机构和养老设施还严重不足,老龄人又如何能够安呢?

青壮外出打工了,小孩怎么办?要不,留在农村与老年人一起生活,家庭教育形成空档,小孩良好的生活习惯、学习习惯都没有养成,不少成了问题少年。要不,带到城里与父母生活,但入学与考试成了问题,异地学习要到当地考试,又给家庭造成了困难。小孩的成长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关怀,问题少年越来越多,就是很好的说明。

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诚信,更是糟糕。诚信缺失已经成了社会毒瘤。孔子非常注重人的诚信,将诚信列为儒家核心价值之一。他说过,人无信不立。

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坚信,孔子的宏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

餐饮业也要做好传统风味的传承,刀哥深谙其道,不敢懈怠。汪豆腐、大煮干丝、汪山芋粉、八宝饭、清炒茭实茎、农家搂蚕豆……这些凝结在舌尖上的美味,总能在刀哥的餐桌上不经意间出现,勾起你浓浓的乡愁。2016年金秋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陈晓卿带领摄制组和知名作家、美食家组成的团队,来到古镇界首采风,寻访、品味汪曾祺笔下的运河美食。当时,作为接待饭店的主厨,刀哥使出浑身解数,用心呈上了汪老笔下的一道道高邮美食,双黄蛋、蒲包肉、盐水青虾、大煮茶干丝、茨菇烧肉、汪豆腐、清蒸白鱼、红烧杂鱼、全鸭汤、大咸菜茨菇汤、阳春面等富有水乡特色的菜肴,让大家赞不绝口,并引发了镜头的多次聚焦。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,陈晓卿在临别界首前,还向当地赠送了十年饮啜笔记《至味在人间》一书,题写了“美味界首,期待重聚”赠言,并和刀哥来了个合影。

牛,在牛吃草的时候,舅舅把我抱上了牛背,牛的身体很宽,体小瘦弱的我两腿跨在牛身上,要做成劈叉的动作,把身体紧紧贴紧牛背。在牛走动的时候,还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平衡,否则很容易滑下来。就在我享受骑牛快乐的时候,玩笑开过了的舅舅猛地一脚踹向牛的屁股,牛便发了疯似的向前冲去,我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,顿时,两眼发黑,浑身麻木,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

外婆家的菜地里长满了各种瓜果蔬菜,瓜就有十来种,冬瓜、南瓜、香瓜、酥瓜、黄瓜、菜瓜、瓢瓜……当然,我们到来,定会杀只鸡、剥只鹅。外公精心挑选了一只大鹅,小姨从菜地摘来瓜果蔬菜,舅舅捉回来好多鱼虾,一会儿工夫,就上满了一桌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吃边聊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

时常梦里回到外婆家,梦见外婆家的狗、羊、牛,梦到外婆家的美味佳肴,还有一家人温情无比的欢笑,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与美好。

《人民文学》1977年发表了刘心武的小说《班主任》,卢新华的《伤痕》紧随其后。随后便是汹涌如潮的“伤痕文学”主导了文坛。

其时,我们这些经历过“文革”的在校师范生,一下子看到各种报刊杂志刊登的这些作品,心里有点兴奋,有点五味杂陈。其中不乏良莠不齐、蹊跷古怪、丧失人伦的作品,很快便使读者厌倦。

同学们订阅了多种杂志,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山西青年》等等,大家交换着杂志,交流着看法与话题。

正在这时,1980年10月份,有订阅《北京文学》的同学说,有篇小说叫《受戒》,有些与众不同,可以看一看。怎样与众不同,又说不清楚。于是同学们轮流着看了。

城区的同学看了,说,这不是写的高邮吗?文中的“善因寺”可是高邮城内的一座很有名的寺庙,虽然被拆,身脚下已是县粮食局,但这座寺庙的名字是常常被人提起的,高邮人特别是城区的人都知道,所以《受戒》当是写高邮的事情。

“民国二十年闹大水,运河倒了堤,最后在清水潭合龙。”清水潭,那不是高邮马棚湾的清水潭吗?有同学说。

湖西的同学说:“‘过了一个湖。好大一个湖!穿过一个县城。’这个湖不是高邮湖吗?”湖西的同学有这样的经历,他们觉得这个“好大一个湖”就是高邮湖。他们觉得,明子的老家该是湖西的,是他们同乡。

文中提到的“寒蛇”,就是高邮人所说的蚯蚓,农村的同学还说,我们农村把订婚叫下小定,小说里的“下小定”不就是高邮方言吗?“头发滑滴滴的,衣服格铮铮的”不都是高邮话吗?文中的地名、地理环境,大家都知道,文中的方言习俗,大家都熟悉,这一定写的是高邮。大家好像是在开《受戒》研讨会。

后来,我听有人说,那时她的学校有两位四十岁左右的老师,边读《受戒》边议论说,作者一定是高邮的,语言地名俗语都是高邮的,说不定就是汪家大巷里的人。当时她还不认识我,也就没有关注作者的消息。

同学们争着看了《受戒》,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,这是小说么,小说可以这样写么?这是个什么故事呢,写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初恋,为什么把庵子里的情景写得这么详细,说是“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”,1937年的高邮乡村,有这么个世外桃源吗?一连串的为什么从脑海经过,可谁也没往心里多想,大家也不懂文学评论。可是文中的描写,在切切实实地打着读者的心。“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,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。明海看着她的脚印,傻了。五个小小的趾头,脚掌平平的,脚跟细细的,脚弓部分缺了一块。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,他觉得心里

一早上班,路过某小学。操场上,国旗下,有很多的孩子,有的正在列队,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,有的三五成群地说笑着,而校门外隔开的栅栏,有很多送学的家长抓住栏杆往里面张望,是等待后面的升旗,还是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演出?多想停下车,拍一张照片,写几个字:望一望,我们的童年。

小时候的我们,学校也会为庆祝我们的节日而编排节目,还会发一人一小袋的零食,虽然只是糖果、饼干之类,但那时很多家庭物质都很贫乏、维持小孩子的只有吃饱穿暖,除了过年过节或有亲朋上门作客买来吃食以外,一般不会再有零食的开支。

我们的小学有五个年级,各有两个班,每个班级都有节目表演,就至少有十个,因为还可以高、低年级再彼此搭配着演。大合唱比较多,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、白球鞋,再讲

初读《受戒》

□ 汪泰

痒痒的。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。”大家都在农村生活劳动过,谁没见过女孩子在田埂上留下的脚印?可是读到这里,心中浮现出的田埂上的那串串脚印,竟那么楚楚动人。这里,文字和意象高度地统一,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美。这一串脚印,撩拨了小和尚明海的心,也撩拨了一批批读者的心。

《受戒》让读者从文学的角度看到了一个“桃花源”,一个没有阶级、没有斗争、没有压迫,风和日丽、平静如画的“世外桃源”式的圣境,一个存在即合理的“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”。

几天后几个同学在一位老师家玩,大家闲聊时说到了《受戒》,并问老师对这篇小说的看法。老师用不屑的语气说了一句:“写的什么东西!”表明了对《受戒》的不同理解和态度。文学当然需要不同的理解,需要正常的争议。也说明了《受戒》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。也验证了当初汪曾祺把稿子给《北京文学》时说的: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。

我回家问父亲可知汪曾祺这个人,父亲说,这是你的一位堂哥呀。这才知道作者与我们家的关系,原来他的祖父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,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嫡堂兄弟。还说了汪曾祺曾参与过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改写。我为家族有这样的人自豪。

之后的文学评论界对《受戒》有过争辩,从发表的年代时机,从小说的结构、语言、文体、写作风格、美学、风俗、宗教、人性等不同的视野,多角度深入地进行研讨,褒奖占了主导。随着《大淖记事》等一批经典之作的出现,奠定了《受戒》和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1981年夏天,汪曾祺长子汪朗和他镇江的大姑妈第一次来到高邮,我见到了他,其时他正在人大读新闻专业。两个月后,受高邮县政府的邀请,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家乡。在高邮,汪曾祺多次多地作了有关文学的讲座。那次在百花书场的讲座中,汪曾祺谈到了怎样刻画人物,谈对《大淖记事》中巧云等形象的描写,谈对民间语言的喜爱与运用,说他还记得小时候理发店门口见到的对子——“虽是毫厘手艺,却是顶上生意”,说他小时夜里听更夫打更时喊的一句话——“屋上瓦响,莫意猫狗,起来望望”,简捷明了生动……

汪曾祺是高邮的,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。他自称为“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。肯定人的价值,追求人性的自由,正是他送给人间的“小温”。

我们的儿童节

□ 王晖

究点脸上把眉毛描描黑,搽点腮红,涂点红嘴唇。

小时候的我们,娱乐活动很少,连电视机都不是家家都有,即使有,也是小小的,还是黑白的。所以,这一年一次的儿童节,就不止是我们小孩子最盛大的节日,有好吃好喝又好看好听的,还可以上午表演节目、下午放半天假,估计最调皮捣蛋的孩子,在过节的这一天,也不会被暴脾气的爸妈骂打吧。

现在的儿童节,因为条件好了,社会更进步了,对小孩子更多的宠爱。曾经我们最简单的小零食,也早由蛋糕、玩具、零食等大小组合所替代。如果有平行时空,你们可愿意与我们交换、分享时代的零食呢?